

集 三 四

作 陶 聖 葉



行 印 司 公 刷 印 書 圖 友 良 海 上

1 9 3 6

集 三 四

作 陶 聖 葉



行 印 司 公 刷 印 書 圖 友 良 海 上

1 9 3 6

No. 433

一九三六，六，二十 排付

一九三六，八，十五 初版

1 ——— 2000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實價大洋九角

良友文學叢書

趙家璧編輯

第九十二種

自序

印在這本集子裏的幾篇東西，同以前的東西一樣，都是由雜誌編者逼出來的。信來了不止一封，看過之後，記在心上，好比一筆債務，總得還清了才安心。於是提起筆來寫作，雖說不願意十分撒爛污，然而「半生不熟」「草率將事」的毛病總不能免。很想望有這麼一個境界：不受別人的催逼，待一篇小說自自然然地結胎，發育，成形，然後從從容容地把牠寫出來。這樣寫成的小說，別人看來怎樣且不要說，大概會教自己滿意一點吧。可是，既已生在一個非催逼不可的時代，這種境界就只能想望，無從實現。應該修鍊的是雖然受着催逼，卻仍然能夠自自然然地，從從容容

地，寫出至少教自己滿意的東西來。這一套工夫完全不成，以後擬加以修鍊。

這本集子的編排，破例地廢除了以前習用的「編年」的辦法。新辦法是「以類相從」，把大略有著關聯的幾篇排在一起，以增加讀者的觀感。真是「大略」而已，要嚴格地尋求所謂「類」是很難的，小說集子不比「分類活葉文選」。其中多數是近一年來的習作。然而也有八九年前的舊稿，就是那篇冥世別。以前編集的當兒，那篇東西漏了網，未免有一點「敝帚自珍」的心情，覺得可惜。直到去年，才從一個紙包裏檢到了原稿，現在就把牠收在這裡。有少數的幾篇是童話，在新少年登載過。童話本是兒童的小說，「文學概論」的編者固然要嚴定區別，但是實際上未嘗不可和小說「併家」。這樣想着，也就把牠們收在這裡。

編一本集子，必須定個名字，以便稱謂。定名字很不容易，於是想到取巧的辦法：這本集子是四十三歲這一年出版的，就叫牠四三集吧。四十

三是「中國算法」，扣實足算，四十二還不到一點。然而「戶口調查表」上是照「中國算法」填的，其他需要填具年齡的地方也一向這麼填，因此，現在不再更改，以免不符。

末了，對於「催逼」我出版這本集子的趙家璧先生謹致感謝。

一九二六年八月，葉聖陶。

目次

1	次	目
序		一
半年		一
投資		一三
「感同身受」		二三
一個練習生		三八
得失		六〇
火車頭的經歷		七三
寒假的一天		九四
一篇宣言		一二四
鄰居		一三七
逃難		一五五

半 年

半年裏頭，我進了兩個學校。下半年進那一個學校，現在還沒有知道呢。

年頭上，我家搬到上海來，爸爸媽媽送我進那個文明小學。那個學校裏的同學，有許多是包車送來的，中午吃飯，下午放學，也是包車來接。又有十來個同學，來回都是汽車。娘姨坐在旁邊陪着，不然就是男用人。有幾輛汽車，汽車夫旁邊坐着羅宋人，頭髮同黃牛毛一樣顏色。我家離開學校近，不用坐甚麼車，不是爸爸就是媽媽帶着我，走一會兒就到了。過了十來天以後，我可以一個人來去，不用爸爸媽媽帶了。

那個學校裏只有校長是男先生，以外都是女先生。我在二年級。女先生叫做張先生，她披着一頭的曲頭髮。她自己每天穿新衣服。她也歡喜我們穿新衣服。誰穿了新衣服到學校，她就「趣呀」「漂亮呀」說上一大堆，拉住他的手，把他抱在懷裏。她常常對我們說：「你們家裏有新衣服，不要捨不得穿。小朋友個個都穿新衣服，我們的學校才好了。」

一天放學的時候，她對我說：「你這一件棉袍子，袖口都破了，還捨不得換一件嗎？明天再不要把牠穿來了。最好不要穿袍子，穿袍子沒有精神。最好像江成他們那樣，穿一身小西裝，又好看，又有精神。」

她這麼一說，我也覺得棉袍子不好看，江成他們的小西裝好看。回到家裏，就把她的話告訴媽媽，我說我要趕快做一身小西裝。

媽媽說：「做一身小西裝，那有這麼容易？我替你把袖口縫一縫吧。」

我說：「張先生對我說過，明天再不能把牠穿去了。小西裝不容易

做，換穿一件別的衣服去吧。」

媽媽說：「縫好了袖口，就沒有甚麼了。現在天氣還冷，不穿棉袍子穿甚麼呢？」

我說：「隨便甚麼新衣服都好的。」

媽媽拍拍我的肩膀，說：「孩子，你那裏有甚麼新衣服？」

我着急了，心裏好像壓了一塊石頭。當天晚上我做了夢。夢見張先生抱住我，「趣呀」「漂亮呀」說上一大堆。我看自己身上，正是一身小西裝，比江成他們的都好看。不知道怎麼一來，我的小西裝忽然沒有了，嚇得我拉直了喉嚨哭起來……

第二天早上，媽媽還是教我穿那件棉袍子。我真想賴學，只是沒有名目，身上不發燒，嗽也不咳一聲。爸爸說：「上學去吧，」我只好跟着他走。

張先生看見我了，立刻拉住我的肩膀，罵我說：「怎麼還是穿這一件

棉袍子！昨天不是關照過你，教你再不要把牠穿來嗎？」

她的面孔很可怕，像圖畫故事裏的凶惡的獅子。我不敢看，看着地板，回答她說：「媽媽說的，現在天氣還冷，只有穿棉袍子。袖口破的地方，她替我縫好了。」我把手舉起來，讓她看袖口。

她把身子轉過去，不要看我的袖口。她狠狠地說：「真要命！一件衣服都換不出，還讀甚麼書！」她跑開去了。

幾個同學站在我旁邊笑。我很難過，只想躲到甚麼地方去。

過了兩三個星期，張先生教我們捐錢買飛機。她說，誰捐滿兩塊錢，就有一個很好看的徽章，金黃的底子，刻着一架小小的飛機。我回家就告訴爸爸媽媽，我也要捐兩塊錢。他們說：「我們不想捐。」我沒有法子想，只好讓別人去得到那很好看的徽章。我又想，說不定那徽章並不真好看，比我的嵌花玻璃球差得多呢。

許多同學都捐了錢。有的是今天四角，明天四角，一天天加起來。有

的是一回就是兩塊三塊。李克修最多，他一回捐了六塊錢。張先生把他們的名字寫在小黑板上，下面寫着捐錢的數目，李克修的名字上頭特別加上三個圈。她每天報告說：「今天又有幾個小朋友捐了錢，我很歡喜。」她又說：「誰能像李克修一樣捐得多，我就更歡喜了。」

捐滿兩塊錢的都得到了徽章，真好看，比我的嵌花玻璃球好看得多。一架小小的飛機正在斜飛，開飛機的人都看得清楚。金黃的底色好像佈滿太陽光的天空。一條短鍊條也是金黃色。只要用一隻別針，就可以挂在衣襟上。我在學校裏跑來跑去，時常碰見挂上徽章的衣襟。我的衣襟上也要有一個徽章才好呢。

我又對媽媽說了：「每天捐一角錢兩角錢，捐滿了兩塊錢就不捐，好不好？」

媽媽說：「爸爸說過不捐了。我想，捐不捐本來隨便的。你不捐也沒有甚麼要緊。」

唉，媽媽不知道我的心，我要一個好看的徽章，我要得到一個徽章掛在衣襟上。

可巧張先生問到我了。她說：「你爲甚麼一個錢也沒有捐？你看，許多小朋友差不多都捐了。今天回去問一聲你爸爸媽媽，到底捐多少。明天就把錢帶來。」

我高興得很，跑到家裏撞見爸爸，就對他說：「張先生教我問一聲爸爸媽媽，到底捐多少錢。」

爸爸說：「我老早說過了，我們不捐。你就這麼回答張先生好了。」

我說：「不，張先生教我明天帶錢去呢。」

爸爸笑了。他說：「我們不捐，帶甚麼錢去！」

唉，爸爸也不知道我的心！我要一個好看的徽章，我要得到一個徽章掛在衣襟上。

我想到張先生的獅子樣的面孔，又巴望能得賴學。但是我沒有真個賴，第二天還是到了學校。我不敢給張先生看見，她走過來，我就避開。上課的時候可避不開了。她走進教室來，第一個就問我：「今天把錢帶來了沒有？」

我只好老實說：「爸爸說的，我們不想捐。」

獅子樣的面孔果真出現了。她大聲說：「嚇，一點愛國心都沒有，還讀甚麼書！」

我把她這句話念熟了，回去背給爸爸聽。爸爸說：「那就不要到這個學校裏讀書吧。待我打聽打聽，送你進別的學校去。」

我就此不做文明小學的學生了。想起那徽章，實在好看。可惜爸爸不肯捐錢，沒有弄到一個掛在衣襟上。

不多幾天，爸爸打聽到一個學校了，叫做進化學校，有小學，也有中學，就把我送進去。那一天下雨。走進門，一個小操場上全是鞋印，每一

個鞋印積着一片水。我們用腳尖點過去，皮鞋頭沾了厚厚的一層泥。

校長叫做王先生，一個大胖子，面孔好像一直在那裏笑。爸爸付給他學費，他說了不知多少聲的「謝謝」，然後把鈔票放進一個小皮夾裏。他對我們說，二年級的級任叫做王先生，是他的兒子。

小王先生年紀很輕，叫他先生，還不如叫他哥哥。他上課總給我們講故事，老雄雞的故事講完了，大家叫喊：「小王先生，再講一個！」他就再講老母雞的故事。有的時候叫得他動怒了，他就走過來，舉起教鞭，好像要打的樣子。真個打的時候也有，教鞭落在臂膀上肩膀上或者手上。我沒有給他打過。不是我不叫，不過叫得輕一點，他沒有聽清楚。

那個學校裏的桌子椅子，比文明小學差得遠了。木板裂了縫，黑漆退了色。時常聽得「拔達」一聲，抽屜掉下來了，書紙筆墨散了一地。我同一個塌鼻子的同學合坐一把椅子。椅子脫了筚，那個塌鼻子的同學沒有一刻停的，我就好像一直坐在電車裏。

那個學校裏，同級的同學比文明小學少得多，只有三十一個。文明小學有五十八個呢。別級的同學也並不多，我站在別級的教室門口看看，總有十來把二十來把空椅子。進校的第一天，王先生對我爸爸說的：「今年成不好，中學小學一共只有兩百多學生。前年最好，有到四百五十三個呢。」

文明裏有花園，有放在花園旁邊的綠色小長椅，有秋千架，有浪船，有小圖書館。這些東西，進化裏都沒有。文明裏好玩。進化裏一點沒有好玩的，散了課只好在小操場上亂跑，雨天就靠在廊柱上看一條條的雨線。不過張先生變起獅子樣的面孔來，我真害怕。小王先生要打人，但是他並不打我。他待我很好，說我清潔，又說我功課好，讀書寫字都是個「優」。我有點歡喜文明，也有點歡喜進化。

一天，學校裏出事了，大的同學小的同學在操場上擠做一堆，大家喊說：「我們不上課了！」小王先生把我們二年級生招到教室裏去，還是給